

中美涉台问题的战略怀疑与威慑不平衡*

Strategic Suspicion and Imbalanced Deterrence in the Taiwan-related Iss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侯长坤**
(HOU, Changkun)

摘要

中美之间在台海区域内相互威慑，但这种威慑为什么不能达到稳定与平衡的状态？本文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怀疑，使得双方威慑不稳定，军备竞赛螺旋式上升，影响台海安全。透过中美过去涉及台湾问题的几个事件，本文发现，中美之间因为过去的欺骗认定或是误解，造成了如今的战略怀疑。美中基于对“保卫台湾”与“一个中国”原则的怀疑，使得双方相互威慑不断升级。由此引起的战略怀疑，不仅仅是由过去的欺骗引起，也会由过去的误解引起，本文补充了有关信号与欺骗的战略认知研究框架。

关键词：相互威慑、台湾问题、战略怀疑、战略认知、信号与欺骗

Abstract

There exists mutual deter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aiwan Strait region. However, why has this deterrence failed to achieve stability and bala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trategic suspic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sulted in an unstable deterrence, a spiralling arms race, an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curity of the Taiwan Strait. By examining several past events involving Taiwan-related iss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trategic suspicion today is a consequence of past deceptions or misunderstandings. The mutual suspic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based on their mutual doubts regarding the principles of “defending Taiwan” and the “One China” policy which in turn has escalated the cycle of mutual deterrenc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 framework on strategic cognition by addressing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signals and deception.

Keywords: mutual deterrence, Taiwan issue, strategic suspicion, strategic cognition, signals and deception

* 本文致谢韩定国先生与中流基金会研究的支持，致谢张登及、张佑宗老师对本文的帮助。

** 侯长坤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changkunhou@ntu.edu.tw

前言

2022年2月28日，适逢上海公报50周年，外交部长王毅在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汲取历史的智慧，照亮前行的道路》演讲。王毅表示，台湾问题是《上海公报》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同时我们要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然而，中美之间的相互怀疑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王缉思与李侃如曾提出中美“战略互疑”概念，该概念是指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是一种观念，即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是要以你本国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为综合代价的。因此，我们希望两个国家的领导层能够更好地揣度对方的想法，并据此确定更为有效的途径来建立战略互信，建立中美之间的长期正常大国关系，而不是因战略互疑形成敌对的关系（王缉思、李侃如，2013）。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正处于重要历史关口，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新华社，2021）。减少怀疑、促进合作，因此学界有必要对中美在涉台问题上的战略怀疑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

维护世界和平、维持西太平洋、台海的稳定，是美国的说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平崛起，“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大陆的论述。这两种话语或声明，在国际关系学中符合正义和秩序。然而，现实情况是，两者话语所携带的信号并不为双方所接受。美国“保卫台湾”不被攻击的信号，被中国视为支持“台独”、挑战“一个中国”；中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则被美国视为对付美国保卫台湾的承诺，进行军备竞赛、威慑反制。

为什么在中美之间，对“保卫台湾”与“一个中国”为什么会产生相互怀疑，乃至出现相互威慑的安全困境，并且这种相互威慑难以达到平衡与稳定？进一步讲，中美之间在“保卫台湾”与“一个中国”上，是否有误会或错误认知、为什么有这种认知，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此，本文提出假设，中美双方之间的误解，使得相互认为对方操纵了信号，致使安全困境、战略怀疑、威慑不平衡。接下来的部分，将回顾相互威慑及威慑不能达到平衡的缘由。其次，本文将从认知的角度探讨误解及其影响。再次，笔者将研究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误解或欺骗案例。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并给出相关建议。

一、文献回顾

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威慑不能达到稳定平衡的状态，本文追溯既往研究，将其划分为“威慑平衡理论”以及威慑不平衡的“信任学说”两类，威慑平衡论中的意图变量使得双方的威慑不平衡，而影响意图的关键因素则是两方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双方彼此不信任、即产生怀疑，因而产生了威慑不平衡。

（一）威慑平衡论及其他现实主义理论

这一论述主要来自于现实主义，同时现实主义大范式之下包含其他的许多理论都对这类问题有所解释，最后威慑平衡论给出了一个较为贴切的解答。首先，因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最广泛为众多现实主义流派所使用的安全困境理论，其主要的论述

是“因为增强自卫能力导致他国不安”（Morgenthau, 2006）；其次，均势理论也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任何国家可以诉诸武力，通过内部制衡（增强自身实力）、外部制衡（结盟），以遏制权力的过度集中（Kaplan, 2005; Waltz, 2017）。因此，这两者的结合，使得国家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使得对方产生不安，¹对本研究的解释可以是：中国大陆增加的实力使得美国不安。但中美在台海的威慑能力的增加，不仅仅是加强自身实力的自卫，因此这两个论述并不贴切。

再次，权力转移论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给出了一定解释（Organski & Kugler, 1980），权力转移论认为崛起国争夺主导权会导致冲突。²中国在东亚的崛起带来权力转移，使得中美之间会有冲突对峙，台海的相互威慑只是冲突的一个部分。这一论述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假设类似，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政治的历史是修正主义国家间冲突的过程，大国处于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状态；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权，扮演“离岸平衡手”，防止出现任何地区霸权（Mearsheimer, 2014）；中美竞争不可避免。同时，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的预设，使得双方加强军备竞争，产生相互威慑。中国要增加权力，势必会在区域内增加军事实力，以实现权力最大化，故在台海区域内会不断增加自己的军备。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离岸平衡手”势必要遏制这种局面出现，因而也要加强军备进行因应。³但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对等情况下，对胜算和预期损失中等，对开战犹疑不定，可能是均势和平；权力转移论认为权力对等一定开战，这两类观点已经出现了在是否开战方面的矛盾。中美双方的权力角逐，使得双方在台海区域相互威慑，同时这种竞争又是无休止的，结局是战是和，这两种理论的矛盾没有给出合适的答案。这两种理论能够描述中美相互威慑无休止的现象，但不能解释其中的原因。

最后，威慑平衡理论调和了权力转移论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该理论认为，国家对自身所受威胁加以制衡，同样用威慑方式制衡（Walt, 2018）。其中有三个变量影响国家行为：综合国力、地理位置、扩张意图的认知。如果考虑了威慑平衡理论当中的国家意图，权力转移论之下国家就有可能因为意图而出现均势和平，进攻性现实主义假设之下国家也有可能因为意图而开战。在中美案例中，意图使得国家之间决定是否继续威慑。

所以，目前为止，为了解释中美涉台问题的威慑不平衡、无休止现象，需要引入威慑平衡理论中的国家意图变量，用以解释。然而，有关威慑平衡论中国家意图的研究，沃尔特给出的答案是难以测量。国家意图为什么会对方产生影响，考虑到己方的意图对对方的行为产生影响，涉及到意图的信号传递问题，意图的传递使得国家行为体产生怀疑与否。因此，可以从认知角度对意图，以及对意图的怀疑进行分析。

¹ 此类研究请参考：张顺，2019；吕晶华、罗曦，2019；唐永胜，2015；胡波，2014；凌胜利，2018。

² 此类研究请参考：邹治波、刘玮，2019；刘雨辰、李慧明，2014；金灿荣、刘宣佑、黄达，2013；张仕荣，2012。

³ 此类研究请参考：游启明，2019；姜鹏、李书剑，2017；陈永，2015；游启明，2018；王国欣、刘建华，2017。

（二）信任学说

除了威胁平衡论中的意图会使国家产生怀疑及相互威胁之外，战略信任理论曾试图从反向讨论了为什么会产生怀疑。根据包广将的划分，既往战略信任理论可从三方面来衡量国家间是否会产生战略信任，分别为国家属性（政权类型、国民性、民族特征、历史文化、国家信誉等）、国家利益（他国如何界定国家利益，使用何种战略手段等）及国家意图（他国的战略目的、战略意志、战略文化等）等三方面。⁴这三方面主要论述了，他国战略与本国战略进行比对后产生战略信念的影响，即如果两国战略存在融合性则容易形成战略信任；如果两国战略存在冲突，则容易形成战略互疑（包广将，2019）。同时，包从体系层次对战略信任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从“不对称关系结构—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构建了分析框架，为国家间战略信任的维系提供了四种难易程度不同的体系结构。例如，中美之间如果在国家属性、国家利益、国家意图方面，在台海问题上一致，同时体系结构也有利于中美之间的信任互动，则会战略互信，反之则不互信。

然而，以上若干种的战略信任探讨，虽然尝试回答战略互疑的问题，但其实只能回答国家如何增加战略互信，战略不互信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战略互疑，怀疑与本质上都是认知范畴，尼古拉斯·卢曼（Nicolas Luhman）认为信任“知与无知”的融合，“知”指的是在既有知识和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思考、逻辑推理和计算评估的一种“大脑活动”，而“无知”指的是在无法获得全面信息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种“心理活动”（Luhmann 2005: 33）；同理，怀疑、信任的反向也是“知与无知”的融合。战略信任学说未能直接且准确回答为什么国家之间会产生怀疑，战略怀疑需要从认知这一根本层次上进行理解。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相互怀疑，是由于台海问题产生双方认知上的问题，进而引起相互怀疑。

（三）小结

中美之间的相互威胁不能达到稳定平衡的状态，对此的解答，最为直接的理论是“威胁均衡论”。其中认为的“意图”变量，决定了相互制衡的反向和强度。然而，对于意图的认知在既往研究中都难以测量，即便是较为贴近的战略信任研究，也多是从事国家属性、国际体系等外部因素探讨，未能从认知这一根本层次上进行解答。因此，需要从认知理论角度对威慑不平衡的原因——战略怀疑进行分析，分析中美在台海问题上为什么战略相互怀疑。

二、理论构建

战略认知学家讨论了行为体如何让对方形成关于前者的形象（Jervis, 2017），在这些原理中，威胁不能停止、信任不能建立、相互产生怀疑的原因，主要是从“认知”与“形象投射”角度来分析。形象投射是指，行为体发出信号，并将这种信号让对方

⁴ 此类研究请参考：Hoffman, 2006; Kydd, 2007; Larson, 1997; Rathbun, 2011; 尹继武, 2009; 王正, 2017; 凌胜利, 2012; 黄海涛, 2016; 朱立群, 2003; 曹德军, 2015; 王志军、夏炎, 2014; 庞琴, 2020。

认为是己方的标志。⁵对方在认为己方的信号是标志的过程，就是一个认知过程。在形象投射与认知过程中，信号如果被刻意操纵，就产生了欺骗，因此，信号（与标志）有不同的存在方式，有不同方式用于欺骗或不用于欺骗（Jervis 2017: 1）。对此，在行为体发出信号时，另一行为体就有相信与怀疑两种态度，影响他国对事件或对自己的阐释，影响他国对自己未来行为的预测。

怀疑来自于行为体所处的环境，“操作环境”与“心理环境”表明了行为体所具有的欺骗动机。国家行为体可以由“操作环境”（行为体相关的能力和意图）和“心理环境”（对世界和其他行为体的信念）来理解决策者发出的信号（Jervis 2017: 1-13）。如果行为体认为对方的操作环境与心理环境具有相应的倾向，但行为却并没有相应倾向，甚至是相反倾向，此时行为体就有理由怀疑对方的行为信号是欺骗。例如，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权力竞争，以及崛起和主导的意图，是双方的操作环境；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差异，及其形成相互之间的看法，构成了心理环境。这两种环境所带有的倾向一旦与行为体的信号不符，中美就有理由认为对方具有欺骗的动机，并怀疑对方的信号是否为欺骗。

但是，如果怀疑对象并没有欺骗性质，那么在怀疑的过程中就产生了错误知觉，也即误解。行为体知道其他行为体可能正在企图欺骗自己，这就导致前者认定后者的声明和行动具有误导性，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Jervis 2017: 1）。产生误解的原因，是行为体因为某些限制因素，未能成功投射形象，使对方产生怀疑、产生误解。这些限制因素可以由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产生，包括认知一致性、⁶诱发定势、⁷历史包袱三种机制。⁸过去的行为都会通过三种机制，对现在的行为及行为的判断产生影响。一旦行为体被发觉为曾经作出欺骗行为，那么对方都会把该行为体的行为通过知觉生成机制，主观划分为“操纵的行为”和“无操纵的行为”，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些有效信息会被放弃，有些误导信息会被接受（Jervis 2017: 31-51）。误导信息被接受的过程，就是对现在产生的不利影响。

在此，笔者想探讨因为过去的欺骗记录，造成对方误导信息被接受，对现在的真实行为产生影响。真实行为被怀疑，产生了现在的误解，影响了知觉，致使产生了错

⁵ 信号是指声明或行动，其意义由行为体之间心照不宣或毫不隐讳的理解建立起来。标志是指携带某种内在证据的声明或行动，以表明所投射的形象是正确的，因为它们被认为与行为体的能力或意图密不可分（Jervis 2017: 13-31）。

⁶ 认知一致性过程，包括理性相符过程与非理性相符过程。理性相符过程，包括行为体相信他所知觉的环境中的现实，并且信念可以解释现象；也包括认知-情感平衡，喜欢一个国家，喜欢一个国家的特征；喜欢一个国家，把自己喜欢的特征归于那个国家；信息来源的态度与信息真实价值的态度相互作用，对应效应、普遍化效应、正向效应、一致效应。非理性相符过程，包括情感价值体系支持行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境政策偏好会不相符，在同一时期、同一情境相符；将信息纳入原有认知框架之中、拒绝相信矛盾、预期影响、信息分类、产生新知觉与理论、过早的认知闭合（Jervis 2023: 127-223）。

⁷ 诱发定势包括无沟通条件下的诱发定势与沟通条件下的诱发定势。无沟通条件下的诱发定势：之前的经验对诱发定势的影响，看完间谍片和看完喜剧片走在路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沟通条件下的诱发定势：在第一层沟通理解，即理解发送信息者试图转达的意义的的能力（背景差异、信息分配、不同关注点造成影响）（Jervis 2023: 223-239）。

⁸ 历史包袱，是指历史事件得出历史经验教训，从而影响未来行为（Jervis 2023: 239-318）。

误知觉。其过程如下图所示。假的行为信号被行为体发出，该行为信号被行为体刻意操纵，用于欺骗，这一欺骗过程被其他行为体察觉之后，被定义为欺骗事件。行为信号、信号操纵、欺骗事件三者对之后行为体的真行为信号、无操纵行为、及真实事件产生影响，相应地，他的行为被怀疑、无操纵也被怀疑成操纵、事件也被怀疑，由此他人的知觉因此变成了错误知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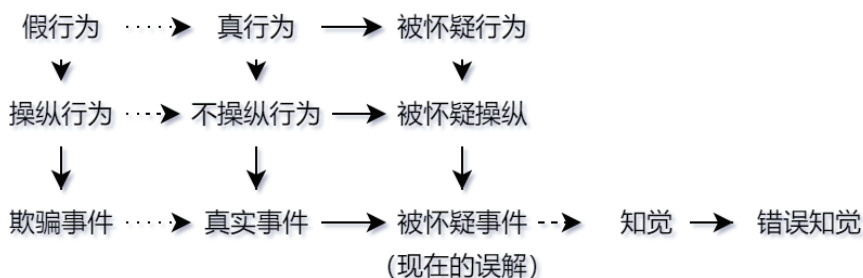


图1：欺骗、真实被怀疑及其形成的错误知觉

然而，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只讨论了一方的行为，因为过去的欺骗，导致了如今真实信号被怀疑，即如今的误解。笔者在此欲发展其理论机制，认为：1）如果双方当下的信号都被自己过去的信号所影响，会产生相互作用，如果是怀疑，则产生相互怀疑；2）不仅是过去的欺骗会导致对方对当下信号的怀疑、当下的误解，过去的误会、过去直到现在的误会也同样会被视为欺骗，使得当下的信号被怀疑。

基于原来的行为、操纵、事件由于被刻意用于欺骗，故对真实的行为、无操纵、事件产生影响，变成了被怀疑的行为、无操纵、事件。当双方过去都有过欺骗，则当下的行为、无操纵、事件会被相互怀疑，影响了知觉并发展成为错误知觉。同时，如果原来的行为、无操纵、事件其实没有掺杂行为体的欺骗，但被对方误认为是欺骗行为，则同样地，这一误解会影响知觉，知觉并发展成为错误知觉，也即相互怀疑。具体过程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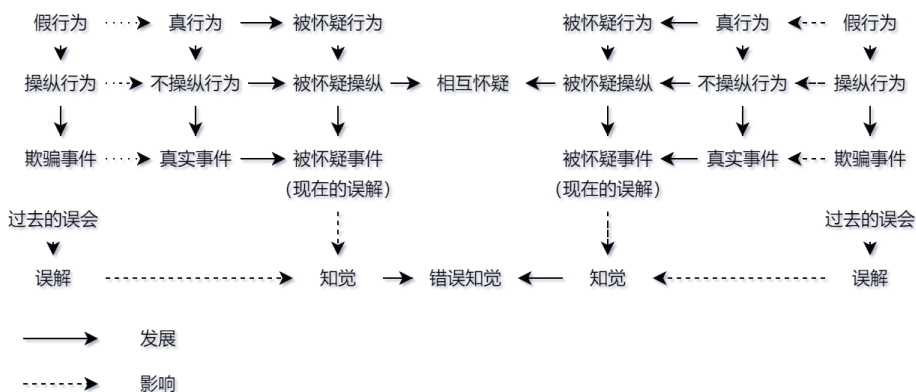


图2：相互怀疑的产生

三、案例检验

这一部分笔者将会探讨中美涉及台湾问题，既往可能产生的误会或欺骗，造成了如今的相互怀疑的案例。中国对美国的怀疑，主要是由过去美国产生的欺骗或误会事件引起；美国对中国的怀疑，主要是由过去中国产生的欺骗或误会事件引起。

（一）中国视角，美国的欺骗或误会

以中国的视角来看，美国的欺骗或误会事件可能围绕：1. 是否尊重“一个中国”（对待中国大陆）；2. 是否遏制“台独”（对待台湾）；3. 是否少干涉台海事务（对待整个台海区域）。中国认为如果美国有维护世界和平的考虑，则会在以上几个方面尊重中国，例如，尊重中国的主权、防止“台独”危害台海局势、不故意扰乱台海和平事务，因此可以与“一个中国”原则有共同点，也是相互不欺骗的基础。

1. 是否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在1970年代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后，确立并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但“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美国自颁布《台湾关系法》开始，就带有很大的战略模糊，中国因此不信任美国会真实地“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尊重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为平衡苏联，公开声明与北京改善关系，在1979年卡特总统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台湾断交。在此期间，中美分别在1972、1979、1982年，三次发表联合公报，再一次确信并加强中美外交关系。1972年上海联合公报，声明认识到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⁹1979年建交公报，重申了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¹⁰1982年八一七公报，美国声明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¹¹这在中国看来，是对中国主权的尊重。

然而，这个一中原则，一直存在于美国的“建设性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或者“战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当中。在中美建交的同时，美国出台《台湾关系法》处理台湾事务，强调了台美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再次建立战略模糊，表明其同时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存在连带关系，在台海区域内未有完全的割舍台美关系（Kastner 2006: 654），即使有“一个中国”的前提，仍然是为了与中国建交的“建设性模糊”。¹²

中国或许由此可以认定美国进行了欺骗。尽管在克林顿时期，发表“三不声明”，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具有国家主权性质的国际组织”；2003年陈水扁要求加入WHO遭到布什反对。但这类尊重早已被诸如《台湾关系法》的“擦边球”行为所侵蚀，中国感受到更多的是美国的没有诚意。例如1982年里根政府的“六项保证”；2011年奥巴马时期认为台湾对美国重要，考虑让

⁹ 英文为“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¹⁰ 英文为“its interest in a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Taiwan question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¹¹ 英文为“Washington would ‘gradually’ reduce arms sales to Taiwan over the long term”。

¹² 建设性模糊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发明的用词，是指在谈判中，对于敏感而争议不下的问题，故意使用模棱两可的措辞，以满足双方的谈判需求。这种做法有助于谈判达成妥协，但也给未来留下争议伏笔（The New York Times, 2012）。

台湾加入TPP；2013年，美国国会支持台湾成为ICAO的观察员地位；国会历年提及与通过涉台的相关法案，如2018《台湾旅行法》2020.03《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等；2021年拜登政府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等。

在这一事件中，美国与中国建交是行为，表现出对一个中国原则尊重的信号，但之后相关的事件产生的诚意不足，甚至侵蚀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这一事件有理由被中国视为是欺骗事件。例如，汪文斌曾表示：“美方在执行一个中国原则上采取了一系列倒退做法，大幅放宽美台官方交往约束，美台军事联系更趋频繁，美国售台武器的规模和性能不断提升。”汪文斌说，“前不久美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反对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公然违背美方只与台发展非官方关系的承诺。美方还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新华网，2022），表明了中国视角下的这一认定。

2. 是否遏制“台独”

美国在陈水扁政府时期，与中国大陆共同遏制“台独”势力，寻求台海稳定，但从始至终对“台独”的遏制都是“高举轻放”，中国因此不信任美国会一直遏制“台独”势力。

美国遏制“台独”，最为典型表现在2000-2008年陈水扁政府时期。陈水扁当局持续推动包括“法理台独”在内的“台独”活动，引起了台海地区的安全稳定问题，冲击了美国在台海的战略利益。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当局抛出了“一边一国论”（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6），美国对陈水扁“脱轨”表现表示不满，表示希望台湾在做出重大决定前，能先与美国商量（联合报，2002）。在此之后，陈水扁继续推出“公投制宪”、“防御性公投”等带有“台独”性质的活动，2003年11月18日，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表示，“不支持旨在走向独立的公投或制宪”，美国在《与台湾关系法》中的义务不超过“提供军备”及“在亚太地区驻军”。同年12月，小布什会见温家宝总理时声称“台湾领导人最近的言行表明，他有意要片面改变现状，这是我们所反对的”（人民日报，2003）。2006年，陈水扁在春节讲话中提出三大政治诉求：“思考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将台湾新宪法定稿”、“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台湾大陆委员会，2006），以及随后的配套公投等措施。美国通过对台湾当局的言语反对、拒绝访问等方式，对其表示反对。

然而，遏制“台独”并没有得到美国的完全贯彻落实，同时美国也向台湾当局释放错误信号。首先，美国坚决反对剧烈的“法理台独”活动，但对“渐进式台独”，美国没有强烈反对（张华，2018）；其次，美国虽然在政治上反对“台独”，但仍然保持与台湾的经济交往，甚至强化了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关系。

中国由此不信任美国会真心实意地遏制“台独”。尽管在近期，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拜登有表示美国仍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在《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的指导下执行（新华网，2021）。但在会后，拜登对记者表示，它（台湾）是独立的，它做出自己的决定（CNN，2021）。

在这一事件中，美国反对“台独”包含行为和信号，但同时也表现出对“台独”的高举轻放，这一事件有理由被中国视为是欺骗事件。例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不是中方过度反应，而是美方一味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性质恶劣”（毛宁，2023），表明了中国视角下的这一认定。

3. 是否少干涉台海事务

美国曾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将精力转移至反恐上，但奥巴马之后的“重返亚太”，越来越多干涉台海事务，中国因此不信任美国不会恶意干涉台海事务。

美国较少插手台海事务，表现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反恐上（BBC中文，2021）。布什任内遭遇了2001年的911事件，他因此发动了一连串反恐战争，长达数年。在2001年10月他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以推翻塔利班政权并铲除基地组织势力，接着他在2003年3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以推翻萨达姆政权。

然而，布什继任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再次插手台湾海峡事务（The Atlantic, 2016）。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1月在夏威夷抓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机遇高调亮出“转向亚洲”战略（Reuters, 2011）。美政府开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撤出，同时寻求外交政策新亮点。奥巴马团队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在“巧实力”的概念下调整了战略选择（CSIS, 2007），决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在2012年6月3日闭幕的本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人民网，2012），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

中国由此认定，美国不会撒手台海事务不管。尽管之后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但美国在台海地区并没有战略收缩，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军事行动（Foreign Affairs, 2018）。虽然，美国在“重返亚太”之前，将重点放置反恐上，以及特朗普时期表面上的“美国优先”，包含了“少插手台海事务”及战略收缩的信号，但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政策，及特朗普时期实际上在台海的军事行动，让中国认为美国不会减少插手台海事务，这一事件有理由被中国视为是欺骗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美国转移战略重点、关注美国自身事务，释放出似乎要少插手台海事务的信号，但实际上对台海事务并没有抛弃，这一事件有理由被中国视为是欺骗。例如，驻悉尼总领事周立民在澳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美台勾连谋“独”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表明了中国视角下的这一认定。

（二）美国视角，中国的欺骗或误会

以美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欺骗或误会事件可能围绕：1. 是否民主化特性以利台海和平（对中国大陆来说）；2. 是否最终和平统一台湾（对台湾来说）；3. 是否担负起区域和平治理的责任（对整个台海区域来说）。美国认为中国如果要和平崛起，能够在以上三个方面尊重美国，例如，中国民主和平特性能与和平崛起道路相互促进、坚持和平统一台湾政策、推动区域和平事业，将来或许也会理解美国“保卫台湾”的考虑。

1. 是否民主化特性以利台海和平

美国曾认为，中国会逐渐走向民主化道理，主要体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改革开放等事件推动民主化进程。部分观点认为，民主国家会有和平倾向，少有挑起战争（Kant, 2005; Fukuyama, 2003）。因而对于中国来说，若逐渐民主化，则不会主动攻击台湾，也能够践行“一个中国”的同时，保证崛起的和平。但美国认为，中国

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是民主化的倒退，美国不信任中国会真正走向民主化，也不会具有民主和平的性质。¹³

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与美国的逐步接触，以及改革开放后自由民主思潮的发展。随着1980年中美双方高层与工作层级接触的加深，两国开始更广泛的议题上进行对话，包括全球与地区战略问题、政治、军事问题、裁军问题、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组织事务等。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议题。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特意把苏联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作对比，而且肯定了后者，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 1993：333）。美国可能会相信，中国的民主性质会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台湾问题，即使台湾回归，也会保证台湾的民主性质。¹⁴

然而，美国认为中国1980年代又逐渐向新威权主义转型、1989年民主化倒退、同时期新左派思潮汹涌（马立诚，2015）。

美国由此怀疑中国的民主性。尽管中国强调“全过程民主”（中国新闻网，2021），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但在美国看来，这并非美国所定义的民主。美国认为香港的选举是对民主的嘲弄（The Economist，2022），中国篡改了民主的定义（BBC中文网，2021）。

在这一事件中，中国发出了民主化的信号，但是在美国看来实质上的不民主，意味着民主定义的操纵，美国由此对中国的民主价值产生怀疑，认定其为“假民主”。例如，美国在G7会议上谴责中国对民主的侵蚀（Politico，2021），表明了美国视角下的这一认定。

2. 是否以和平统一的方式

中国1979年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出现了和平统一方针，但李登辉政府、陈水扁政府时期“台独”冒进行为，引起了中国大陆非和平的因应，美国因此不信任中国会一直对台湾坚持和平统一方针。

中国的和平统一方针，出现在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中，以及在之后一段时间内，表明中国和平统一的原则。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¹⁵

美国此时或多或少，因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国大陆对台的和平政策方针，以“和平珍珠计划”，帮助解放军提升作战能力（Pillsbury，2015），同时减少对台湾的军售，一方面是为了对抗苏联，另一方面是在台海区域保持战略稳定。他们认

¹³ 这一点也可参考，王缉思、李侃如，2013。

¹⁴ 美国接受两岸统一的前提是，统一后台湾政权的民主性质不会遭到改变，大陆不会驻军台湾，对外拓展军力（林冈，2012）。

¹⁵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中央政府门户网，2013）。

为，“一个强大、安全、稳定的中国，可以成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日益强大的力量”。¹⁶

然而，随着李登辉政府上台，“台湾主体意识”、“两国论”的出台，两岸形势紧张。1994年4月，李登辉接受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访问时，流露出台湾主体意识；1999年7月9日，德国之声的媒体人问到“宣布台湾独立”与不被大多数台湾人民接受的“一国两制”之间，是否有折衷的方案？李登辉答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中共开始转变对李登辉的态度，批评李登辉正朝“台独”方向发展。在此期间，台海区域爆发了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1995年7月至11月23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导弹发射及军事演习，表示抗议李登辉访问美国；1996年3月8日至3月25日期间，第二次导弹发射及军事演习。

随着民进党政府上台，“台独”冒进行为频出，大陆也对其有所因应。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一部针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法律《反分裂国家法》。该法律的主要内容是鼓励两岸继续交流合作，但同时也首次明确提出了在三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可使用“非和平方式达到国家统一”。以及蔡政府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绕台湾岛巡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机自2016年起不定期绕行台湾岛的飞行、航行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开“绕岛巡航”始于2016年，自2017年起次数大增（环球时报，2017），2020年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机380次进入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2021年全年这一数字增加至近950架次（中国新闻网，2021）。

美国由此怀疑中国的和平方针是否还会继续。尽管在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重申了和平统一，但美国在这一阶段已经不再认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21年12月14日访问印尼，发表印太政策演说，强调美国将会扩大与亚洲伙伴的军事、经济联盟关系，力抗中国在印太地区愈加强势，同时重申对台湾的承诺（The Diplomat，2021）。

在这一事件中，中国原本和平统一的方针虽然没有改变，但实际的行为因为民进党“台独”冒进政策发生了“非和平”方式的因应，美国由此认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方针只不过是口号，对于美国来说，中国释放出和平的信号，但没有实际上有很多非和平的行为，中美之间产生误解，抑或是美国认为中国欺骗。例如，美国国务卿认为，中国如果和平手段不起作用，那么将采用强制（武力）手段（The Guardian，2022），表明了美国视角下的这一认定。

3. 是否担负起区域和平治理的责任

中国2007、2017年曾在朝鲜问题上能推动区域和平发展，但2017年之后在朝鲜问题及2021年阿富汗问题上，与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大，美国因此不信任中国会担负区域和平治理责任，也不会在台海区域践行和平方针。

¹⁶ In NSDD 120, President Reagan ordere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lends support to China’s ambitious modernization effort, especially through our liberalized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y.” NSDD 120, 1984, “Visit to the US of Premier Zhao Ziyang.” NSDD 140 declared that a “strong, secure, and stable China can be an increasing force for peace (The White House, 1984).”

中国若能够推动区域和平治理，朝核问题则是一次考验。若朝核问题中国能够妥善帮助解决，则中国是真心践行和平崛起道路，主动担负和平责任，那么在台海问题上或许也会以和平为重。2006年10月9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进行了核试验。截至2017年，朝鲜共进行了6次核试验，并于2017年完成了洲际导弹试射。2003年开始，朝、韩、日、美、中、俄开始了六方会谈，2003年至2007年的五轮会谈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第五轮会谈的第三阶段，朝鲜同意关闭其核设施以换取燃料援助，并逐步实现与朝鲜的关系正常化。在谈判过程中，中国等其他方面采取了冻结朝鲜在外国银行账户中的资产等行动，例如在澳门亚洲银行的2400万美元（The Korea Herald, 2021）。中国在2005年9月协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一项计划，并于2007年2月9日提出，在两个月内“暂停、关闭和密封宁边核反应堆”，以换取其他五个国家对朝鲜的能源供应和经济援助。这一提议获得了日美的认同。2012年至2017年，朝鲜共进行了近百次导弹试验（Missile Threat, 2021），中国宣布暂停从朝鲜进口所有煤炭，作为其制定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措施的一部分，旨在阻止该国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The New York Times, 2017）。

然而，中国与美国在对朝制裁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扩大。两国不仅对该问题的政治本质认识不同，而且在手段选择上的差异逐渐拉大。从互动行为上看，中美最大的分歧莫过于手段的选择上，到底要不要向朝鲜制裁施压，制裁的力度又应该把握到哪种程度，这种分歧在历次安理会决议的历次发言中都有充足展现（韩召颖、赵倩 2020: 28）。虽然中国支持了与朝鲜发展核武器相关的制裁决议，但在具体制裁内容上，中国反对向朝鲜过度施压。美国多次将朝鲜核试验与朝鲜的社会经济发展挂钩，试图将朝鲜人权问题纳入安理会议程中，甚至还多次宣扬朝鲜政府是其人民遭受苦难的最大原因，要求中国等其他国家中断、降级与朝鲜的外交关系，美国的态度遭到中俄等国的强烈反对。俄罗斯的立场更贴近中国，在言辞上也更与美国针锋相对。

美国由此不信任中国会在区域安全治理上与美国合作，类似问题还包括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与美国立场相左。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态度建立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而美国则建立在对别国内政的干涉上（中时新闻网，2021年）。在美国撤退阿富汗后，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天津会晤了塔利班九人高级代表团。但是，除了中国本身的不干预政策路线外，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不得不考虑，美国每一次对朝鲜施压都会波及中国，例如美国与亚太盟友联合军演，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都造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需要考虑新疆地区的稳定不被境外恐怖主义势力影响。

在区域安全治理这一领域中，中国虽然有进行安全治理的意向及行动，但与美国在一些主张上有诸多分歧，美国认为中国虽然发出了区域安全治理倡导的信号，但实际上并没有与美国合作，因而美国认为中国只是口头上的承诺。中美之间产生了误解，抑或是美国认为中国欺骗。例如，美国曾谴责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不负责任”行为（The Guardian, 2022），表明了美国视角下的这一认定。

（三）小结：中美之间的欺骗认定或误解

中美分别用“一个中国”与“保卫台湾”为由，加强涉台的武装威慑，其背后的理由，一个是以“和平崛起”建立正当性或合理性，一个是以“世界和平”建立正当性或合理性。

在中国来看，美国即使有“世界和平”的正当性，但美国在“一个中国”原则、遏制“台独”、干涉台海这三件事务，似乎已经与“世界和平”的正当性相悖，因而“保卫台湾”也只是幌子和欺骗手段。中国可以认为，美国过去的记录表明不会尊重“一个中国”、对“台独”的遏制高举轻放、战略重心的转移也只是一时的。因而，美国目前的加强台湾军备，是在“保卫台湾”、“世界和平”的幌子下，欺骗并威胁中国，有可能会鼓励“台独”、伤害中国主权、威胁台海稳定。因此，中国需要自己加强武力威慑“台独”、捍卫主权、捍卫台海稳定。

在美国来看，中国即使有“和平崛起”的正当性，但中国在民主进程、和平统一方式、区域安全治理三个方面，似乎已经与“和平崛起”的正当性相悖，因而“一个中国”也只是幌子和欺骗手段。美国可以认为，中国过去的记录表明不会民主发展、最终武力对待台湾、不利于区域安全。因而，中国目前的加强对台威慑，是在“一个中国”、“和平崛起”的幌子下，欺骗并威慑美国，有可能会破坏民主政权的和平、对台动武的前奏、威胁台海稳定。因此，美国需要继续加强武力威慑中国，守护民主阵线、保卫台湾、保卫台海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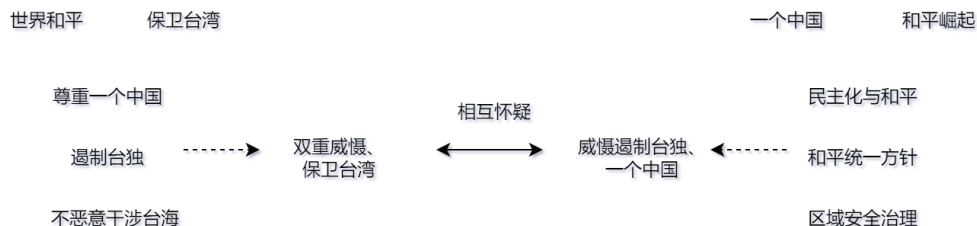


图3：中美相互怀疑

即使“保卫台湾”与“世界和平”挂钩、“一个中国”与“和平崛起”挂钩，中美之间的威慑因为相互的怀疑及战略不互信，不能达到平衡。例如，中国认为美国的威慑助长了“台独”，因而增加威慑；美国认为中国的威慑是由于美国威慑不足，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中国认为美国的威慑又再一次助长了“台独”，又继续增加威慑。如此往复，双方的威慑一直螺旋式上升。

结语

本文探讨了中美之间为什么相互怀疑，乃至产生了相互威慑，同时这种威慑难以稳定并危及台海安全。总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怀疑是基于美国过去的不良记录与

欺骗；美国对中国的怀疑是基于美国对中国的误解，需要中美双方增进理解（凤凰网，2022），消除误解、消除怀疑。

既往学说当中，威胁平衡论虽然可以简略解答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威慑不平衡，即基于意图原因，但其中意图难以测量，学说也没有给出完美的解释；战略信任学说虽然较为贴近，但也是从反面说明为什么中美之间“不信任”，且不信任原因大多基于结构、国家行为体层次解释。因而，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从认知这一深层次角度解读战略怀疑。

传统的信号与欺骗研究，探讨了过去对方的欺骗会使得己方如今产生怀疑。笔者将该理论框架进行扩展，认为如果双方都有欺骗就会产生相互怀疑，同时不仅是欺骗认定会产生怀疑，过去的误会造成的误解也会产生怀疑。在中国看来，美国就“是否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对待中国大陆）；是否遏制“台独”（对待台湾）；是否少干涉台海事务（对待整个台海区域）”三件事对中国产生了误会或欺骗。在美国看来，中国就“是否民主化特性以利台海和平（对中国大陆来说）；是否最终和平统一台湾（对台湾来说）；是否担负起区域和平治理的责任（对整个台海区域来说）”三件事对美国产生了误会或欺骗。因而双方相互怀疑，中国怀疑美国的“保卫台湾”以及更宏大的“世界和平”声明；美国怀疑中国的“一个中国”以及更宏大的“和平崛起”声明。中国认为美国在鼓励“台独”，需要加强威慑；美国认为中国得要改变台海现状，中国因应威慑表明美国的威慑不够，需要加强威慑。

就中美双方的诸多利益及长期而言，误会与欺骗而产生对于当前的战略怀疑，是使得长远合作不能继续、矛盾激化、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战略怀疑会造成以下影响，其一，会导致双方在相互威慑的问题上进一步消耗，直接的损耗双方利益；其二，双方因为相互怀疑，战略怀疑产生的外溢效应，会使得双方不能在诸多领域内开展合作，未来可能因为合作而产生的收益不能得到；其三，战略怀疑所产生的双方对峙，会造成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在不稳定与不确定的情形下，双方更容易产生因怀疑与误解而造成的冲突，势必使得双方利益受损。综上所述，原本利益的消耗、潜在利益的流失、不稳定性，这些情况都会使得中美双方的两败俱伤，而相较于没有战略怀疑而言，这些情况也不复存在。因此，中美双方需要针对战略不互信、相互怀疑找到解决良方，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简单的讨论。

面对中美之间的不互信、互疑，一是双方需要进行沟通，在不损害自身战略利益的前提下，在需要的方面，例如台海的威慑稳定、达到平衡方面，表明清晰的立场，达到战略清晰；二是在沟通的基础上，化解过去的误解；三是双方需要冷静克制，避免在台海产生国际危机，用时间淡化双方的战略不信任与战略怀疑，为战略互信创造窗口期；四是理解对方的立场与底线，“一个中国”、“和平崛起”与“保卫台湾”、“世界和平”的分量对于双方来说有多重。

参考文献

- Abramo F.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NN, 2021. Biden says Taiwan's independence is up to Taiwan after discussing matter with Xi, <https://edition.cnn.com/2021/11/16/politics/biden-china-taiwan/index.html>, 17 November 2021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CSIS, 2007. CIS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mart_power#cite_note-CSIS-1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Foreign Affairs, 2018.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02-13/rise-illiberal-hegemony>, April 2018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Hoffman, Aaron M. 2006. *Building trust: Overcoming suspic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uny Press.
- Kastner, Scott L. 2006. Ambiguit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US strategic dilemma in the Taiwan Strai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5, No. 49.
- Kydd, Andrew 2007.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rson, Deborah Welch 1997. 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8, No.3, pp.701-734.
- Missile Threat, 2021. Missiles of North Korea, <https://missilethreat.csis.org/country/dprk/>, 14 June 2021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Morton A. Kaplan 2005.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PR Press.
- Politico, 2021. Western allies condemn Hong Kong election over 'erosion' of democracy,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g7-condemn-hong-kong-election-violation-democratic-principles/>, 21 December 2021 (上网时间: 2023年4月4日)。
- Rathbun, Brian C. 2011. Before hegemony: Generalized trust and the creation and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2, pp.243-273.
- Reuters, 2011. RPT-Obama to shift spotlight to Asia at Hawaii summi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obama-asia-idUSN1E79T04A20111101>, 1 November 2011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The Atlantic, 2016. The U.S. president talks through his hardest decisions about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April 2016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The Diplomat, 2021. Assessing Antony Blinken's Jakarta Speech on the Indo-Pacific,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2/assessing-antony-blinkens-jakarta-speech-on-the-indo-pacific/>, 14 December 2021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The Economist, 2022. Hong Kong's new legislature is a mockery of democracy,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hong-kongs-new-legislature-is-a-mockery-of-democracy/21807016>, 8 January 2022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The Guardian, 2022. China halts US cooperation on range of issues after Pelosi's Taiwan visit,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aug/05/china-halts-us-cooperation-nancy-pelosi-taiwan>, 6 August 2022 (上网时间: 2023年4月4日)。
- The Guardian, 2022. China's plans to annex Taiwan moving 'much faster' under Xi, says Blinke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oct/18/chinas-plans-to-annex-taiwan-moving-much-faster-under-xi-says-blinken>, 18 October 2022 (上网时间: 2023年4月4日)。
- The Korea Herald, 2021. Talks to focus on disarming N.K., https://archive.ph/20120803063018/http://www.koreaherald.co.kr/SITE/data/html_dir/2007/01/29/200701290004.asp, 5 April 2021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The New York Times, 2012. Mitt and Bibi: Diplomacy as Demolition Derby, <https://keller.blogs.nytimes.com/2012/09/12/mitt-and-bibi-diplomacy-as-demolition-derby/?hp>, 12 September 2012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The New York Times, 2017. China Suspends All Coa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18/world/asia/north-korea-china-coal-imports-suspended.html?_r=0, 18 February 2017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The White House, 1984. President's Visit t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dd/nsdd-140.pdf>, 21 April 1984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Wheeler, Nicholas and Ken Booth 2008.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BBC中文, 2021, <911事件20周年: 美国全球反恐为中国打开了“机遇之门”?, 2021年9月9日, 参见<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8382524>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BBC中文网, 2021, <中国发布民主白皮书, “民主峰会”前夕与美争夺话语权>, 2021年12月4日, 参见<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9532643>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林添贵译, 2015, 《2049百年马拉松: 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 台湾麦田出版社。

包广将, 2019, <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 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 《当代亚太》, 第5期。

曹德军, 2015, <关系性契约与中美信任维持>,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9期, 页82-103。

陈永, 2015, <反思“修昔底德陷阱”: 权力转移进程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国际论坛》, 第1卷第6期, 页8-13。

邓小平, 1994,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凤凰网, 2022, <董云裳谈台湾问题: 美国要理解中国到底反对什么>, 2022年2月28日, 参见<https://news.ifeng.com/c/8E0ZtkG5NX7>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黄胜强、许铭原译, 2003,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韩召颖、赵倩, 2020,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分歧与合作>, 《国际政治科学》, 第5卷第1期。

汉斯·摩根索 (Hans Joachim Morgenthau), 许昕、郝望、李保平译, 2006, 《国家间政治》,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

胡波, 2014, <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5期, 页64-84。

环球时报, 2017, <2017中国军机巡航次数井喷, 十余次飞越第一岛链>, 2017年12月28日, 参见<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9CaKrnK6aCp>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黄海涛, 2016, <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12期, 页128-151。

姜鹏、李书剑, 2017, <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安全困境——权力转移进程中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 《国际安全研究》, 第35卷第1期, 页47-67。

金灿荣、刘宣佑、黄达, 2013,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东北亚论坛》, 第22卷第5卷, 页3-12。

康德 (Immanuel Kant), 何兆武译, 2005, 《永久和平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肯尼斯·华尔兹 (Kenneth Neal Waltz), 信强译, 2017, 《国际政治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联合报, 2002, <阿米塔吉盼我重大政策声明前先磋商>, 2002年8月10日。

- 林冈, 2012, 〈新时期的美国涉台关系及其制约因素〉, 《台湾研究集刊》, 第2期。
- 凌胜利, 2012,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 在中美权力与信任之间〉, 《当代亚太》, 第5期, 页33-55。
- 凌胜利, 2018, 〈双重困境与动态平衡——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与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3期, 页70-91。
- 刘雨辰、李慧明, 2014,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衡逻辑——兼论中美互动的关系样态〉, 《太平洋学报》, 第22卷第10期, 页48-60。
-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徐进译, 2017, 《信号与欺骗》, 中央编译出版社。
- 罗伯特·杰维斯著(Robert Jervis), 秦亚青、魏玲译, 2023,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吕品华、罗曦, 2019, 〈冷战后中美西太平洋军力对比的发展演变〉, 《美国研究》, 第33卷第3期, 页80-95。
- 马立诚, 2015, 《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 东方出版社。
- 毛宁, 2023, 〈美方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性质恶劣〉,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 2023年3月31日,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693109281998416 (上网时间: 2023年4月4日)。
- 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 瞿铁鹏、李强译, 2005, 《信任》,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庞琴, 2020, 〈中美权力变化与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7期, 页69-96。
- 人民日报, 2003, 〈温家宝总理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谈〉, 2003年12月11日, 第1版。参见<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3/12/20031209-2.html>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人民网, 2012, 〈帕内塔“亚太再平衡”成效几何?〉, 2012年9月23日, 参见<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923/c1002-19083862.html>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 周丕启译, 2018, 《联盟的起源》,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台湾大陆委员会, 2006, 〈海峡两岸关系纪要〉, 2006年1月, 参见https://www.mac.gov.tw/cn/News_Content.aspx?n=3D7C9BFC4F86BF4A&sms=CDA642B408087E65&s=1C6028CA080A27B3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唐永胜, 2015, 〈在复杂的形势中寻求战略平衡〉, 《现代国际关系》, 第2期, 页23-24。
- 王国欣、刘建华, 2017, 〈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模式——前景理论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修正〉, 《国际论坛》, 第19卷第5期, 页58-65。
- 王缉思、李侃如, 2013, 《中美战略互疑: 解析与应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正, 2017, 《信任的求索·世界政治中的信任问题研究》,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王志军、夏炎, 2014, 〈基于信任理论范式的中美战略互信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第3期, 页42-56。
- 新华社,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年度晚宴, 中美元首分别致贺信〉, 新华每日电讯, 2021年11月9日, 参见http://www.news.cn/mrdx/2021-11/11/c_1310304460.htm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新华网, 202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2021年11月16日, 参见http://www.news.cn/2021-11/16/c_1128068890.htm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新华网, 2022, 〈外交部发言人: 希望美方将一个中国原则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2022年8月17日, 参见http://www.news.cn/world/2022-08/17/c_1128923316.htm (上网时间: 2023年4月4日)。
- 尹继武, 2009, 《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游启明, 2018, 〈权力转移理论及其批判〉,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第3期, 页42-61。

- 游启明, 2019, <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权力转移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比较研究>, 《国际展望》, 第11卷第2期, 页21-39。
-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王义桅、唐小松译, 2014, 《大国政治的悲剧》,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华, 2018, <中美“共管台独”: 历史经验与启示>, 《当代美国评论》, 第2期, 页19-36。
- 张仕荣, 2012,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第4期, 页29-33。
- 张顺, 2019, <中美建交以来的“台海战略平衡”浅论>, 《台湾研究》, 第2期, 页16-22。
- 中国新闻网, 2021, <全过程人民民主, 习近平向世界讲述民主的“中国叙事”>, 2021年10月22日, 参见<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0/d779be50925b48988b1230fa72e57245.shtml>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中国新闻网, 2021, <国台办: 如“台独”势力挑衅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2021年12月29日, 参见<http://www.chinanews.com.cn/tw/2021/12-29/9639979.shtml>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汲取历史的智慧, 照亮前行的道路——王毅国务委员在“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2年2月28日。参见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202/t20220228_10646127.shtml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3, 驻悉尼总领事周立民在澳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美台勾连谋“独”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3年4月3日, https://www.mfa.gov.cn/web/zwbdt_673032/wjzs/202304/t20230404_11054116.shtml (上网时间: 2023年4月4日)。
- 中时新闻网, 2021年, <美军撤离, 大陆学者: 中国不会介入阿富汗内部事务>, 2021年8月16日, 参见<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816001877-260409?chdtv>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中央政府门户网, 2006, <一边一国论>, 2006年4月26日, 参见http://www.gov.cn/test/2006-04/26/content_266068.htm (上网时间: 2022年4月19日)。
- 中央政府门户网, 2013,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参见http://www.gov.cn/test/2005-07/29/content_18285.htm
- 邹治波、刘玮, 2019, <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 非对称性战略平衡的视角>, 《国际安全研究》, 第37卷第1期, 页40-59。
- 朱立群, 2003, <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1期, 页16-20。